> 闲话

自夏徂秋

□ 原因

七月

云是一封从大洋那边寄来的信,写满雨情水意。是个什么样的邮差,冷峻的目光闪过又闪过,耀亮长空,季节的门被轰隆隆敲响,惊动天地。透过窗玻璃望向大街,淋漓的水汽浮起高跟鞋的脚印如孩子折叠的纸船,浮起一朵朵雨伞如亭亭的荷叶,浮起新建的高楼如湖畔森林……在湿漉漉的七月。

寒窗苦读十二载,终于到了命运的裁决时刻,喜讯却迟迟不来。多少学子,第一次站在人生的一个重要岔路口。

几家欢乐几家愁。几家人请亲友吃一顿分享喜悦的饭;几家人无奈地为儿女规划着复读的路线图;几家人为释放儿女的压力,搭乘飞机或动车,提拎着旅行箱四处旅游。

“神兽”从四方来袭,老人的居住地就是老家。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忙起来了,要把老家的味道,牢牢系在孙辈的舌尖。

随着雷雨的脚步,各种菌子呼朋唤友的声音填满山谷。它们结伴而行,去菜市场排列成参差有致的队伍,坦然接受来自四街八巷的挑拣,随后裹挟山林的气息直扑一口口热锅,奋不顾身。盘装得斑斓上桌,与远来避暑的稚笑相映成趣,朵颐之快瞬间充塞心里身外的空间,不论城乡。

对“七月流火”这个成语可以有新的诠释。老家有新鲜亮眼的风情。

在楚雄,在大理,在彩云之南的大部,一个高举火把的节日降临。

对这个节日的来源,虽然有各种不同的传说,但祭祀是人类走向文明的一个开端,纪念给人世带来光明和温暖的伟大事件,是应有的题中之义。薪火相传,舞炬狂欢。人们崇拜火、讴歌火,把火之魂垒砌成巍巍碑石、招展为猎猎旌旗、播种为遍野翻涌的繁花……

这一个夜晚星落如雨,火树银花耀眼;这一个夜晚往往有雨送清凉,水火相济,去编织徐徐落下的光影大幕,对丰收的瞩望却越升越高。

七月的背影让人充满遐想。

八月

又是一年毕业季。

“长亭外,古道边,芳草碧连天。”最初的毕业歌,应该是李叔同配词的美国歌曲《送别》。而在民族危亡、烽火连天的岁月,田汉作词,聂耳作曲的《毕业歌》,呼唤曾经弦歌一堂的学人,担负起天下的兴亡。

在新的时代,当课桌上的笔尖对一本软抄沙沙的耳语即将画上句号;当抢占图书馆的座椅去沐浴明亮灯光的步履即将停下;当并肩漫步于林荫小道的的身影即将分开;当怀揣就业的忧虑行将穿越五味杂陈的人间烟火;当以梦为马向着诗和远方奔驰,不知是否有人为之谱写一支新的毕业歌?

也许几多学友前辈,在遍观生活的千疮百孔后,也于此时面对已逝的青春重聚一堂,纪念共同经历过的一段时光,打捞往事,追忆旧谊,在酒酣耳热之际再一次年少轻狂。而深深铭记在心的,是父母当年一碗开水泡饭、一坨腌豆腐就是一餐,节衣缩食对自己校园生涯的供养。

前瞻或者回望,很多时候,八月是人生篇章中的一个逗号。

农历七月七,中国情人节。一个被称为“七夕节”的古老节日应运重生,获得了新的命名。看牛郎织女碧霄渡河桥,提着一弯新月如一盏灯笼;听他们星星点点的情话,闪烁耀亮,在葡萄架下。曾经的习俗,没有玫瑰花带刺的芬芳,没有巧克力的丝滑、甘苦和细软;曾经的爱情,在传说中缥缈,有着古典的浪漫。

此后不久的中元节,在河池漂放的灯盏日渐稀少,在野地点燃的纸钱却依然灰飞烟灭、明明灭灭。一个祭拜先祖,思念逝人,孝敬感恩的日子,在穿过雨云的圆月下忧思飘忽。桂花的金色颗粒开始掉落,缕缕暗香悄然飘散,弥散在迷茫夜色里。

但稻谷的金黄才是更波澜壮阔的怀

想,那走向成熟的气息,也更让人鼻息生香。很多城里人来到乡间卷起裤脚追逮稻花鱼了。在抹去几滴溅上脸颊的水花的同时,抬头看看高天,只见一行大雁变换着队形扇动着初凉的秋风。

九月

孩子开始懂事了。有那么一刹那,他脑海里闪现出外公外婆站在机场安检口外的身影。告别的手臂举着,如一截断藕,悬着扯不断的细丝飘摇。泪水,前所未有地模糊了匆匆一回眸。

“神兽归笼”。他们的日常在教室。黑板上老师的粉笔为他们画着未来的彩虹,此起彼伏的读书声挂在校园的梧桐树枝上荡秋千,万千叶掌,托起斑斓秋光。外面的世界,天高地阔。

秋天行走到了中途了,里程碑是一枚月饼。

月亮穿过云层就亮了;月饼贴着热锅就香了。

天上人间,悬挂或摆放着的圆满,色泽不是金黄就是银白。天上一轮才捧出,千门万户仰头看。看什么?看嫦娥,看玉兔,看吴刚丁丁伐木的姿影,看桂花树轻轻摇动它的呻吟,那是带着香味的金色痛楚、银色忧伤。洒落的月光染上了月饼的甜香。自家手制的圆月般的相思上,拓印的花朵替代了模糊的指纹。真甜!真香!赞叹声落入酒杯,溅起满斟于内的月光如桂花乍绽。

月光也会斟满故乡的湖池吗?那是每个人清澈无尘的梦乡。乡关何处?乡关何处?抬望眼,月轮又躲到云层里去了。

当下弦月越过西边山往下坠,远处有人播放《九月》那支歌。周云蓬的眼睛长在心上却睁开在他略带沙哑的嗓音里,他看见了海子的旷古孤凄、遗世悲凉。爱情有时候很苦,在巧克力里多添加一些糖吧。

九月的尾巴一荡,就牵来了一片乌云。阴雨中忽然响起一阵轻雷,一缕阳光斜射而下,格外明亮,河边的水杉,红得像喝多了酒的人的脸颊。

> 故里

沉默的远山

□ 熊聆邑

村子后面有座山。它很高,常年披着绿衣裳。每天早上,太阳从山尖爬出来,把光洒在屋顶上。傍晚,夕阳又躲到山后面,留下一片红。

山不说话。风刮过树梢,发出呜呜的响声。鸟雀在林间跳来跳去,叽叽喳喳叫个不停。山只是站在那里,看着村子里的人忙忙碌碌。

奶奶说,她小时候山就是这样。那时候的路不好走,村里人很少下山。大家在山里种玉米、采蘑菇、捡柴禾。山从不拒绝,给了人们很多东西。春天下雨,山把水聚成小溪,流到田地里。秋天刮风,山挡住沙子,不让庄稼受伤。

我常坐在门槛上看山。早上的山带着雾气,像蒙着一层白纱。中午的山很清楚,每块石头、每棵树都能看见。晚上的山黑沉沉的,只有星星在它头顶眨眼睛。山的样子天天差不多,又好像天天不一样。

有一年夏天,下了很大的雨。溪水涨起来,冲坏了小桥。村里人都很着急。父亲带着大家去山里砍树,想重新架一座桥。他们在山里走了很久,找到了几棵合适的大树。砍树的时候,斧头落在树上,发出咚咚的响声。山还是安安静静的,好像在看着他们干活。

树砍回来以后,大家一起动手架桥。忙了三天,新桥终于架好了。孩子们在桥上跑来跑去,很高兴。奶奶站在桥边,望着远处的山说:“山是咱们的依靠啊。”

后来我离开了村子,去城里上学。城里没有山,只有高高的楼房。我有时候会想念村子后面的那座山。想它早上的雾气,想它傍晚的夕阳,想它永远不说话的样子。

去年夏天,我回到了村子。刚下车,就看见远处的山。它还是老样子,安安静静地站在那里。奶奶比以前更老了,走路也慢了。她带我去山上散步。我们走在小路上,脚踩在落叶上,发出沙沙的响声。山里的树长得更高了,鸟儿的叫声还是那么好听。

奶奶说:“这些年,山没什么变化。可村里的人越来越少了,年轻人都去城里了。”她叹了口气,又说:“不过山还在,总会有人回来的。”

我看着奶奶的背影,又看看远处的山。山不说话,却好像什么都知道。它见过村子里的人出生,见过他们老去;见过人们高兴,见过人们难过。它就这样站着,一年又一年。

离开村子的前一天,我又去了山上。坐在一块大石头上,望着山下的村子。村子里很安静,只有几户人家的烟囱冒着烟。太阳慢慢落下去,把山的影子拉得很长。

我想,不管我走多远,不管过多少年,这座山都会在这里。它会看着村子,看着村里的人,看着像我一样离开又回来的人。它不说话,却用自己的方式,守护着这里的一切。

下山的时候,我回头望了望。山还是安安静静的,在夕阳下,好像在对对我笑。我知道,我还会回来的。因为这里有奶奶,有村子,还有这座沉默的远山。

> 万物

小院葡萄一夏凉

□ 程连华

晚上吃过饭,坐在客厅里看着热播剧,妻子端出了一盘洗净的葡萄。说是一位亲戚送的,是从自家院子里摘的。我拿起一粒细细端详着,自己曾经的老院子里那架葡萄树又浮现在我的眼前。

2008年的秋天,经过精心策划和周密筹备,一个崭新的小四合院建成了,近100平方米的天井里总得种上点什么吧,于是靠北屋两个门的中间留出了两个1.5平方米栽果树的空地。次年春天,妻子在集市上买了一棵柿子树栽上了。另外一块空地妻子想到了去年在前院刚栽下的一棵葡萄树,因忙于盖房子没顾得上料理,藤蔓已长了好几米。为了提高成活率,我叫上邻居的小弟帮忙,把葡萄树苗移栽了过来。当年藤蔓就顺着葡萄架爬过了房顶,第二年就爬满了半个小院,为小院遮挡出一片荫凉。坐在葡萄架下,沏一盏香茗,摇一把芭蕉扇,放下繁琐事,尝一粒葡萄,

顿觉身心凉爽。也顿悟了陶渊明的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的精神境界。

已遮住了大半个小院的葡萄树,年年硕果累累,一串串挂满枝头,即使送邻居、送亲朋也还是吃不完。妻子说,你既然爱喝酒,我给你做成葡萄酒吧,我说好啊。说做就做,通过上网查和多方请教,一套自制葡萄酒的方案基本落实。接下来就是选粒大、成熟的、品相好,并且色泽亮丽的葡萄。买盛酒的玻璃罐、酿酒用的白糖等。一个月后,喝着自己酿制的葡萄酒,心中有一份成就感,喝一口酒,慢慢品味,就像欣赏自己的作品,个中滋味,只有自己才懂。于是,之后每年葡萄成熟的时候,妻子都会用小院中的葡萄酿制葡萄酒。

而每年的夏天,特别是有月亮的晚上,月光透过葡萄架的缝隙洒落下来,搬一把竹椅,静坐在葡萄架下,斟上一杯葡萄酒,细细品尝。就会想到

唐朝唐彦谦的《咏葡萄》:“西园晚霁浮嫩凉,开尊漫摘葡萄尝。满架高撑紫络索,一枝斜亸金琅玕。天风飏叶叶栩栩,蝴蝶声干作晴雨。神蛟清夜蛰寒潭,万片湿云飞不起”;北宋梅尧臣的《寄送许待制知越州》:“菡萏花迎金板舫,葡萄酒泻玉壶浆。”这给饮酒增添了些许情趣。而宋朝释云贵的《颂古》“七宝杯酌葡萄酒,金花纸写清平词。春风院静无人见,闲把君王玉笛吹”更给人一种娴静舒适的感觉。

如今,村子已整体搬迁,看到自己的小院和那架葡萄树在瞬间消失,心中真的有点不舍,可又无能为力,但毕竟搬进了新居,而且更上一层楼,心中有了些许的安慰。

老家的小院和那架带给我夏日清凉的葡萄树虽已不复存在。但每每想起,总会有丝丝的清凉和淡淡的乡愁在心头萦绕。